

黄强 等著

岁月白猫

SICHUAN BISHAN DING



岁月白描

黄强 等著

东方文化出版社

I267
743



当过穷教员，盘过小生意，解放初参加革命，任过民政助理员、副区长、厂长、副局长职务，虽无建树，却能待人以诚，老实执事。五十三岁退休，六十余岁习文，七十周岁正式著书，然不过为自我生涯之复述罢了。因常承担多而杂的家务，被孙子们称为“磨心”。



生于乡村，长于街镇，老于城市。乡村时争做勤锄村姑，街镇上力当好人主任，城市里善为正直老妪，于今六十有六了，还在鞠躬尽瘁于家政大事，虽目不识丁，却嘉言懿行，凭着自己公正无私的处世原则，尽职家里家外，被孙子们称为“核心”。

目 录

自 序 (序一)	黄 强 (1)
老父七十死读书 (序二)	黄 大 (3)
1、黄强文集	(5)
作者的曝光	(6)
岁月白描	(8)
回故乡	(30)
“三七”家风	(32)
青春的惦记	(35)
吟回龙	(39)
老书记	(41)
郎庙酒厂	(44)
政委和书记	(46)
老街道主任	(49)
慈竹塘内一家人	(51)
慢走，老长！	(52)
有志竟成	(54)
农民养“书”	(57)
老疲	(59)
戍丹顶起半边天	(61)
三哥	(63)
打工仔	(65)
“川军”	(67)

小胡	(69)
让坐	(71)
西门沟黄楼	(73)
家宴上唱起抗战歌	(75)
蚕桑树礼赞	(77)
忆北京之行	(78)
主席永在我心中	(81)
景仰朱老遗像	(83)
访老友	(85)
生日有感	(87)
我看家庭报刊	(90)
文化的“大赛”	(92)
民为贵	(94)
都市自然	(96)
济人须济急时无	(99)
三案启示录	(103)
土“高干”及其他	(107)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111)
却言“麻辣烫”	(114)
把自己放松些	(119)
城乡十弊辑	(124)
《天龙八部》读书笔记	(130)
超凡脱俗度红尘	(134)
我这一生	(余大珍口述 黄强整理) (136)
2、黄颖《琐屑集》	(142)
与钱无缘	(143)

千姿百态女人味·····	(145)
情调的消费·····	(149)
给许阿姨的信·····	(152)
红粉佳人“休”未老·····	(156)
女性的人格之美·····	(158)
决计买硬座·····	(161)
一年后才读懂您·····	(163)
祭奠·····	(165)
曾经的住所·····	(167)
别致的婚礼景象·····	(169)
节目主持人之我见·····	(170)
老姑祖·····	(172)
二十前夕·····	(174)
雪泥鸿爪——走进五旬纪念·····	(176)
3、其他成员文选·····	(179)

面对讨钱的老人·····	黄 辽	(180)
晚上奇遇·····	黄 辽	(181)
茅台酒对我说·····	黄 辽	(183)
春景·····	黄 辽	(184)
赞美·····	宋 黎	(185)
脊梁·····	宋 黎	(186)
读书小谈·····	黄 韬	(187)
从 44 分看到的·····	黄 韬	(188)
我的心愿——为未来的我画像·····	黄 韬	(190)
假如我是企业家·····	黄 韬	(192)
谈“苦”·····	黄 韬	(194)

学习必须打好基础	黄 韬 (195)
我长大了	黄 韬 (196)
读书乐——学习乐趣	黄 韬 (197)
我的苦恼	黄 韬 (198)
代理家长	黄 韬 (199)
我的一天	黄 韬 (201)
自负与自卑	黄 韬 (203)
我爱美	黄 韬 (204)
半生感悟	郑先怀 (205)
我的家庭观	郑先怀 (208)
大山样的父亲	彭腾英 (210)
从腾冲到杨柳井	彭腾英 (213)
我家的倾谈	彭腾英 (216)
创造幽默	黄先明 (220)
“耙耳朵”何妨?	黄先明 (224)
高仓健+大岛茂+爱因斯坦.....	黄先明 (229)
记封面设计	黄先明 (233)
当年墨迹的复写	黄先荣 (237)
五十曰艾	黄先荣 (242)
为烟霞尘世干杯	
——进五旬知友聚会祝酒词	黄先荣 (244)
《孔繁森》之外	黄先荣 (247)
懒得辩白	黄先荣 (250)
从俗的开心	黄先荣 (254)
后 记	黄桂仙 (257)

自序（序一）

黄 强

我从教书匠到国家干部又到赋闲在家，人生的经历就这样一个简单的直线。可是，作为酸甜苦辣的岁月来说，又是一部纷纭繁杂的人生大书。

“良禽择木而栖”，托共产党的福，我虽然至今还是一名党外人士，但从一九五〇年参加工作直到一九七九年退休回家，都是搞党的工作。

可是，退休之后的日子，从带孙子开始，到做家务的继续，我正努力探寻自己的暮年之路，有教书匠的历程，使我提起笔来书写回忆，展示今天。退休之后，陆续在一些报刊杂志上发表小作品，作者年龄是很大的，作品却是幼稚的，感谢许多编辑老师的宽宏大量，特别要感谢遵义的两家报刊和杂志以及“仁怀报”青年编辑的鼓励，使我终于寻到了自己的晚年生活寄托——学习写作。

古稀之年，象小学生一样，坐在灯光之下看书写作，还是颇有意味的。直到有一天，全家人坐在一起为我走近七十岁生日祝福的时候，三个子女都提出，要我静下心来，认真整理一下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心路历程，包括还存在心灵深处的往事，把它们写成文字，最后集结成书，以作传家之用，不仅对自己，也是对社会的一小份奉献。

我接受了这个忠告，开始着手回忆创作，打算苦战一年，

把它作为古稀之年的献礼。

毕竟，我的写作水平太低，而且身患疾病，写起来相当费力，写成了自己也很不满意，如果可以，仅仅作为回忆的原材料留下来，我于是心满意足了。

如果不嫌弃，作为一份见面礼，我把自己非常粗俗和稚嫩的这本集子奉献给你，请你有暇读到它后，赐我一个指教，回报一个微笑，吾心不胜宽慰矣。

人生七十古来稀，而人生七十著书立说更显得力不从心。“枉费了意悬悬半世心，好一似荡悠悠三更梦”，如此而已，只存一心，无珠讥之言，有海涩之篇，苍老的年龄和幼稚的篇章一齐推销出来了，这真是无奈的事情吧！

老父七十死读书（序二）

黄 大

如今害浮躁病的人多的不是，惟见吾父年届七十却乐陶陶于读书读报之中。吾父生就一副硬性脾气，犟气一生，穷愁一世，守着清贫，聊度晚年，他最得意的时代是解放初期，没有任何臂膊全靠实干当上了新政权的副区长，这个职务一当几十年，直到副科级退休下台。

退休下来，还没来得及品味下台之后的那段无所事事的浮躁期，父亲便立即接上盘孙子的业务，眼看孙子又将进入“公民宣誓”了，吾父着急起来，有点时日苦长、百无聊赖的感觉。不玩鸟、不养花、不打牌，人到老年，酒的嗜好又在自然减退，烟的戕害也使其顾忌不少。老父思虑良久，终于检拾起青壮年时代已久违的读书看报，一古脑儿扎了进去。

古稀之年读书看报，除了眼睛、记忆等的不妥之外，更重要的是商业文化和世俗气氛的不适，这是他的第一个难厄之处。犟性的老父本来就不谙通变，却还要与浪漫空灵的或是刺激强烈的书报共享一个情感空间，的确也是难捱之事。

还好，电视给他帮忙：尼克松、卡特、密特朗也在著书读书，法国的政治家们上台从政作官，下台著书读书，佩雷斯不仅喜欢写作，还曾研究马克思著作。老父自忖：我何必封闭自己？有读各种各色书的雅量就会带来老年的好心境。于是他从读《红岩》、《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等可以

接受的书籍开始，继而读四大名著《红楼梦》等，然后逐步诵读《鹿鼎记》、《天龙八部》和许多应景之作来。

吾父读书的第二个难厄是舍不得花钱。书价既高，读一回也就没有了多大的保存价值，寻思之下，他选定了一条“光借书不买书”的捷径，找乡友借，向熟人借，人托人的借，象《金粉世家》上下集、福尔摩斯的全套以下《金陵春梦》等就是这样读下来的。为了节电节能，老父读书尽量选在白天。再多的人吹牛他也看得进去。

吾父读书的第三个难厄是记性不好，他解决的办法是看完书后就摆出来，即使别人不愿听也哆哩八嗦说个不停，东邪西毒、南帝北丐、雪山飞狐、神雕侠侣，老父因而活得充实。

老父读书有点死板，好象没有任何目的，不过是用以打发光阴罢了。近年里也开始灵动起来了，有时作作读书笔记，心血来潮了甚至通宵达旦地搞起书评来。由此触发了他的写作激情，眼下不时有些豆腐块在报上刊出。

象老父这种读书精神，说句良心话，我是望尘莫及的。老父还有读报看新闻的习性，有时甚至背着我们去找相关部门咨询报上的事情。

书是人们心灵语言的倾泄与交流，我们的城市文明是非常需要各个年龄段综合而成的读书群体的，多有一个人列阵于内，我们的城市文化素质就多得一分。老父似乎不这样抬高自己，只要有书读就得了，请不要断了我的顿！

1、黄强文集

作者的曝光

敝人生于一九二六年腊月初四日。

解放前，孩童，入学，念小学，上初中，至初二时因无钱而辍学；开始在农村边远处上课任教求温饱，至解放前夕，屡受人欺辱，连书也教不下去了，不得已干了短期的小生意。幸有新中国成立，挽救本人于水深火热之中。

一九五〇年，响应党的号召，报名参加工作，先后任过二合大乡的民政干事、茅台区的民政助理员，五二年升任茅台区副区长，其后入西南革命大学学习，毕业后于五三年调任回龙区副区长，七年后的一九六〇年，县里大办工厂，荣调茅台化工厂任厂长。一年厂长生涯，又被调往县手联社任副主任，其后改名县轻工局，任副局长。一九七九年十二月，本人时年正当可为国效力的时候，一纸“申请退休”的报告送到县里，为主动让贤腾位子，我心甘情愿地早退回家，开始了人生战线大转移。十七年了，我在这条战线上扑腾摔打，自我感觉很好，比在位时的收获还多。其一，心态平和，没有大翻小滚，安心戴起围腰当“锅边转”；其二，儿孙绕膝，共享天伦，一家人和和美美，我也为孙子降生后的抚育尽到了最大的责任；其三，不干缺德事，更无缺德瘾，一贯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民，虽不能显赫声名于朝，却也能心安理得于世。但是，人贵有自知之明，我的缺点是两条，一是饭量大，消化好，比年轻人还“捞”得，多“耗费”了国家粮食；二是烟瘾大，戒不了，支气管毛病越来越严重，身体的现状

对不起上一辈人的榜样，对不起下几辈人对我的希望。以上只是个人的回顾小结。

十七年，弹指一挥间，最近我家组成了“考核评比小组”，对我的十七年进行了估价，认为我的“政绩”主要有两条：一是为下一代人安心为国效力创造条件，做好了后勤保障工作，从外行到内行，曾获得家庭“后勤标兵”、“节约模范”的称号，有一年还选为全家“锅灶先代会”的代表，出席了家庭首届“锅灶表彰会”。二是年过花甲之后，迷上看书学习，抓到书报就念就读，后来又经儿孙们提议，开始步入文学习作，老来学艺，乐在其中，虽然没发表几篇文章，可自己感到了业余生活的充实，又被家里人戏弄为“老作家”，我倒明白我是个“老坐家”，没有想过要到广东、福建去打工找钱；“坐家”的表现也还不错，除了散步赶赶“跳跳场”之外，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近年，我又根据家庭“常委会”决议，着手写回忆录，并冒然地著书，且把没有发表过的诸多怀旧文章都尽悉地收入本书内。以上只是“组织”的结论，我个人不便说什么。

人过花甲，见多识广，在了悟人生之后，也就看得很开了。到了七十，走近暮年，更其洞悉世界，沉浮功名尽都不在话下了，正如《三国演义》开头写道的“是非成败转头空，江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我当竭力哼唧几声“夕阳红”。

这本书的主要作者是本人，其他是“凑”我的数的。虽然没有文学的味道，但是“文学的架把”是摆起的，我相信“真实”，书中写的全是我的人生足迹，并无虚构在其间。

主要作者一生清贫，一生耿介，连写文章也是这幅冥顽不化的模样。如若不信，你且读来。如此而已，岂有它哉！

岁月白描

时钟的得，的得……一刻不停的走着，积分成时，积时成日，累月经年，光阴迅催，鄙人自丙寅年的腊月初四日酉时（即公元一九二六年）从母体诞生以来，已轮回了一个花甲。回顾以往，一事无成，虚度春秋，挽回已迟，晚年有暇，把主要经历回忆起来，写成此文作个交待。“尔曹身与名俱灭”甬管江河如何流了。

我有两大爱好：吃烟、喝酒；三个病源：支气管炎、关节炎、神经衰弱。看样子，妄说八十高龄，能安度古稀庆典，也就万幸了！所以趁我还能提笔之时，把往事回忆一番，作一个自我评估吧！

一、童年时代

（公元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四年，出生至八岁）

我家祖籍原是四川省璧山县丁家区，父亲黄绍权，学名黄德樟，祖父黄隆山，学名黄道准。当父亲尚未成年，祖父就把他带到贵州来做生意，在茅台街上落户，租用刘炳南的一间茅草房居住。父亲成年后，先娶中枢街上田氏为妻，但不久田母即病逝。其后，父亲又在慈竹堂娶我母亲杨若芳。于一九二六年生了我，后几年又生了个妹妹，小名黄幺妹，不

幸童年夭亡。全家三代四人，维系一小段平安后，在五岁时祖父又不幸离世，于是只余两代三口，经营小生意为生，“日无逗鸡之米，夜无鼠耗之粮，”时常在对门邻居胡相成家赊筒筒米聊度，生活十分艰难，可见我的“黄金时代”是使人遗憾的。眼见今天的少年小辈那份洒脱劲，真有些不堪回首，不想细寻。

我的童年有三个爱好，两个灾难。

一爱爬树。

茅台村下场的大黄桷树和附近的柑子树，几乎每根都有我的脚印，我还记得有一次去王爷庙右边（即现在的供销社背后）摘大木柑吃，爬上去，吊到树枝上，折不到那个大柑子，正在思索怎么办时，突然脚一滑，只剩双手悬吊在树枝上，既不敢放，也没办法上，如果一放，跌下去，近两米的坟坡，就会将我这脆骨嫩皮弄个“无完肤”！上不能上，下不能下，只有叫唤，高呼救命。还好，上苍派来救星，一个好心人闻声赶来，站在坟上把我抱紧，慢慢放下来，我才幸免于难。

二爱惹祸。

对门刘顺和家卖麻花，用一张两脚长、两脚短的长桌摆摊子，要垫小石头才稳当。我很淘气，经常去把人家垫的小石子搬开，摊子就倒下来，麻花打碎，就不好卖钱。刘顺和气不打一处来，父母亲只有向刘家说好话，把未搞坏的归还，打碎的照价赔偿，每赔一次麻花，我都要遭打一次。诸如此类，不甚枚举。

三爱打架。

因我是个独子，孩子们经常欺侮我，他们大多数是弟兄